



源於奧運

# 奧運健兒帶起體育旋風

李漢源

這個星期香港市民真的忙得很，就算平常沒有留意體育方面的新聞，也留意到中國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旋風式訪問香港3日，引發全城體育狂熱。奧運健兒訪港早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後便有此節目，筆者也是從這一年起因工作關係可以接觸金牌選手，分別多次在紅磡體育館、香港大球場、新伊館、九龍公園泳池及維多利亞公園泳池等觀看表演；每次近距離接觸都令身為體育迷的我感到十分榮幸，到今次第11次參與「奧運健兒大匯演」也是同樣心情。

回憶起第一次接觸到奧運金牌選手是1984年，我負責拍攝部分運動員上山頂旅遊。當時運動員比較少，一早去到酒店接他們，在途中他們也沒有什麼架子，大家談天說地，最有印象的就是跳水金牌獲得者周繼紅及中國奧運第一金許海峰。許海峰在傾談中感覺是個很傳統的人，很愛國，可能他覺得那時候的香港人並不很認識國家，所以在言談間經常將國家掛在口邊，並表達如何去愛國；周繼紅相對則比較文靜，亦完全沒有架子。一路上暢談，最後大家還交換地址方便通信，那個年代就是這樣，無手提電話無WeChat，一兩次通信，寄聖誕卡賀年卡後就沒有聯絡，多年後見面他們已經忘記我了，當然筆者自己也沒有盡長期聯繫關係的努力。

體育傳媒主要是訪問運動員，而多做運動員專題特寫，更能了解運動員內心世界，所以大家更容易成為朋友。因工作關係，早年也有幸與一些中國運動員成為朋友，如李寧、童非、許志強、劉璇、江嘉良、莊誼，但始終大家並不是在同一個圈子中，幾年過後，友誼就會淡下來，大家再沒有接觸，很容易就會忘記對方，再次提起或者有少許印象，可能已成過客，談不上一段友誼，因為友誼總是需要時間經營和建立的。但經過這麼多次的接觸，筆者總覺得中國奧運健兒每次都對我們香港人很親切、很熱情、很友善。

近年因負責工種不同，已經很少接觸運動員，但這次在新伊館大匯演場地看到無論在台前或是幕後，健兒們都很投入安排的環節，令到觀眾瘋狂歡呼，筆者也有幸與他們打卡拍照，看到他們對所有Fans都很熱情，看來即使人不同了，但中國運動員親切的心都沒有變。

健兒旋風訪港，為香港帶起體育熱潮，也使香港年輕一代民族認同感倍增。「體育」是一個很正氣的範疇，對青少年成長更是有幫助，可學習運動員的毅力和永不言敗的精神，對社會發展尤其正面。隨着啟德體育園建成，明年全國運動會將在粵港澳三地舉行，希望屆時能成功建立熱烈的體育文化。



方寸不亂

# 歷史心中留

方芳

朋友組局深圳文化之旅，往南山區「南頭古城」尋根。

「南頭古城」是一個以歷史為基礎，附以多元文化的城市創意街區。藝術與文化融成一體，古城見證了近一千七百年的歷史，自東晉建立東官郡治，明代設立新安縣衙以來，曾長期管轄香港、澳門及珠海、中山、東莞部分地區，是深港澳地區的歷史源頭，曾經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被稱為「粵東首郡，港澳源頭」。難得的是，當地政府很花心思打造，既有保存修護的古城牌坊、城門、縣衙、廟宇、祠堂，還有常設展覽，包括歷史博物館、牌匾故事展、精品出土文物展、歷史地圖展、戰爭紀念館等；研究古建築和喜歡歷史的朋友，看一次恐怕不能滿足。古城同時也活化了街區，各式餐廳、咖啡館、紀念品店、文創、精品酒店進駐，帶來商機。

酒肉穿腸過，文化心中留。一個城市的魅力，除了性價比高的美食，還有深層次的人文底蘊。有什麼元素能令旅客舊地重遊，這是我們香港需要思考的。

文化之旅也缺不了美食，這天，在深圳羅湖區的連鎖食肆晚餐，酒樓環境好、服務好、質量好，鮮活海鮮任你挑，我們9人點了11道菜，海鮮主菜4個，其它配菜都有海鮮，如海膽生煎包、蝦蟹粥等，連酒水才人民幣1,000元，即是說，人均消費人民幣112元，說出來，連深圳居民都說便宜，何況是香港人？我們還留意到，每道菜的碟子下面都附有操作廚師的號碼，方便客人投訴或點評。食肆管理的方式，保證了質量。

有說香港人北上深圳為追求美食，令香港飲食業進入寒冬，此話不盡然。生活緊張，北上吃一餐，要花時間，時間就是金錢。別說在職人士，就連家庭主婦也花不起時間，其實北上消費最多的還是退休人士，但一個月兩三次，退休人士的消費能有幾多，可以令香港飲食業進入寒冬？事實上，香港的零售市場潛力急劇轉弱，旅客人流市場大幅下降，這裏有大環境因素所致。

最近尖沙咀旅遊區的柏麗大道，就有傳統品牌金舖被追租，3個月連息欠近百萬，正和業主商討減租和續約事宜；另在旺區灣仔莊士敦道，也有連鎖食肆粥品店，被追討3個月租金及管理費，被終止合約及收舖，一個月要賣多少碗粥粉，才能頂得住每月20多萬的租金？當然，業主也艱難，租金是收入來源，不應該被欠租。有律師說，最近這類追租、收樓、收舖的個案特別多；在此艱難時期，營商者只能讓自己進退有度，有機會再重整旗鼓。



書聲蘭語

# 香港在和統中的位置

廖書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已於2024年8月20日舉辦了盛大而隆重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今年主題是堅定不移促進中國和平統一，致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來自內地、台灣、港澳地區、亞洲、非洲、歐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的團體代表都是世界各地希望祖國和平統一的華僑華人，其中包括200多台北胞，也是堅持反「獨」促統，堅定守護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的重要力量，大約共有1,200多人齊聚香港，一起宣示共同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努力。

香港在近現代史上是一個東西方人文薈萃的城市，是內地的窗口，也是兩岸和平交流的平台。上世紀下半葉，由於海峽兩岸40年互不來往，香港成為親人溝通或團聚的地方，發生許多感人的親情重逢故事。在我小的時候，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父經常透過香港，寄美金給大陸的親人，隨着兩岸小三通，香港誕生一種相應的新興行業，就是安排台胞返回大陸探親，協助其中所需要的相關手續與費用，途經香港安排住宿數個晚上，又由於離鄉40年，不知返鄉之路，香港人需要帶領他們回大陸老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的老師親自到香港來接他在大陸鄉下的老婆到台灣團聚，之後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

世人所熟悉的「九二共識」，之前的準備工作，稱為「香港會談」，

所指的是1992年10月26日至10月30日，兩岸人員在香港的商談。緊跟着就是1993年4月27日在新加坡的第一次「汪辜會談」。接下來波瀾壯闊的大批台胞經香港進入大陸經商、尋親、探親、旅遊等等，無一不是經過香港。

2004年8月6日香港舉辦「中國和平統一論壇」，2009年7月香港成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開展工作，成為反「獨」促統隊伍中的重要力量。

2010年9月21日香港舉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而今14年後，再次在香港舉辦，意義重大。據欣欣女士回憶，「2010年時92歲高齡的許歷農親自由台來港出席大會，並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向來就是優秀傑出的民族，希望兩岸發揮高度政治智慧，早日實現和平統一。」

反「獨」促統的工作需要傳承，需要凝聚更多青年人，增加新的團結力量，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繼續努力。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致歡迎辭。 作者供圖



百家廊

# 讓母親尷尬的不速之客

鍾巧雲

母親愛乾淨是隊裏出了名的，但凡有點空，就把家裏搞得乾乾淨淨，來我家的人都稱讚她不但農活樣樣做得呱呱叫，家裏還打理得有條不紊，全家人的衣服雖然破舊但洗得乾乾淨淨。母親常對我們說，衣服不怕舊，就怕髒，再新的衣服如果髒兮兮的，穿出去便跌份兒。家裏雖然窮，但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美美，青菜泡湯也開心。

那時，晚上我們都在被窩裏做美夢了，累了一天的母親不是在搞衛生就是在補衣服，次日天蒙蒙亮又起來挑水煮飯做各種家務。在我的記憶中，母親就是一個無所不能的女人，當時我就想着長大後要做一個像母親這樣的能幹的人。

窮字當頭的年代，各種電器聽都沒聽過，鄉村小道坑坑窪窪的，遇上雨水多的季節，出門得打個大主意，生產隊時期，天天要掙工分，只有在下雨時才有機會走親戚。

記得小時候母親就常常教育我們，每天都要把地掃乾淨，灶台、桌子、凳子也要抹乾淨，水壺裏不能缺水等等。母親每天煮飯，水滾後總是先把熱水壺裝滿，再把冷水壺裝滿，然後才放水。母親說熱水壺和冷水壺都裝滿了水，隨時都有水喝，萬一有客人來，也有熱開水泡茶，不至於讓客人久等。那時燒的是大鍋，沒現在方便。

我10歲那年暑假的一個早晨，因母親和姐姐都要出門割稻子，頭天晚上母親就吩咐我明天早晨要早點起床，煮飯時要先裝滿熱水壺和冷水壺，飯煮好後要把地掃乾淨，當時我想都沒想就答應了，可第二天煮飯時卻忘了先裝滿熱水壺和冷水壺，因為忙着看連環畫又忘了掃地。母親回來後，發現地沒掃，水壺空的，就把我狠狠地責備了一番，然後要我吃過早飯後再完成這個任務。可是連環畫太吸引人了，我很快又把母親的吩咐忘於腦後。等我從連環畫精彩的故事中走出來時，已接近11點，當時我懷着僥倖心理：緊工時期，掙工分掙得頭不梳臉不洗的，誰還有那個閒工夫走親戚？

出人意料的是，剛過11點，一個跌斷了手骨的失時表叔來了，表叔的這次光臨，害我被愛乾淨死要面子的活受罪的母親痛罵了一頓。

表叔是個故事迷，而父親是個故事大王，表叔知道父親幹不了重活，只能曬曬穀子，有空講故事給他聽。得知表叔來了，母親請了假提前10分鐘回家，一回家就發現了狀況，尷尬地對表叔說：「緊工時期，朝加班夜加班，家裏亂糟糟的，讓你見笑笑了，」「不會啊！你家已經乾淨了，桌凳上沒一點灰塵，地上也乾淨，我家從來沒這麼乾淨。」「我先泡茶給你喝吧！」母親熱情地說。

「不用客氣，你太辛苦了，先歇息一會，我自己來。」也許是自己的貿然走訪害人家手忙腳亂，心裏過意不去，表叔搶在母親前走到桌邊拿水壺，結果可想而知，他輕輕地放下空水壺，一聲不響地坐回原處。為了不讓母親緊張，他說去表哥房間找書看，他一走，我就緊張了，母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說：「吩咐你做的事不做，想醒一點來！」「我哪知道這種時候還有親戚來？」「我們家親戚多，這個沒空那個有空，一直教育你每天都要打掃衛生，保持水壺有水，萬一有客人來，不但讓人感覺舒服，又有開水喝，這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懂嗎？」

我嘟嘟小嘴不服氣地對她：「我看很多人家從來都不煮開水，他們就喝水缸裏的水，也沒見他們得病。」母親一聽，又拋過來一個嚴厲的眼刀子，差點讓我小心臟萎縮：「客人來了讓人家喝水缸裏的水？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既然水缸裏的水大家喝了都健康康的，又何必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呢，煮開水不得要花時間和柴火嗎？天天累得焦頭爛額全身酸痛，還非要跟自己過不去？

餐桌和凳子要抹乾淨是對的，畢竟一日三餐在那裏完成，但是地上也要搞得一塵不染我就不懂了，難道沒有文化的母親，也理解「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的含義？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今時今日居然還有那麼多無知蠢男愚婦，收到扮神扮鬼騙徒來電，指他或她幹過什麼犯法的事，便失魂落魄馬上聽從指示，過戶巨款「贖罪」，數日等閒七八個位，事後發覺上當才報警。

如果明知自己沒犯過法，為什麼輕易就送出「罰款」？那麼大一筆錢都不在乎，本來也不可能是什麼無知的蠢男愚婦，一定身家豐厚，曾經憑自己的聰明和智慧做過生意，賺過大錢，見過風浪，怎可能飛來一個陌生電話，無頭無腦相信自己做過壞事？（除非真的做過某事。）而歹徒這樣的行騙伎倆，年來無日無之，政府作過無限次呼籲，出動報紙電視台各種媒體勸人小心防範，同類案件還是不斷發生，這才令人莫名其妙，資訊那麼發達了，難道還有人不知道傳媒的存在，看見苦心的「提子」還以為是水果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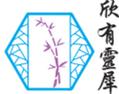
騙錢不說了，近大半年

來，騙風橫流之下，還有不斷湧現稀奇古怪的小型網騙，也不是騙什麼大錢，就是騙流量（騙流量有沒有收益就不知道了）。除了騙流量，就是騙網迷的寶貴時間，城市人時間最寶貴，乞人憎的網棍最慣用的伎倆是利用標題吸引眼球，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比如說：「這樣吃雞蛋，全家人生癌」；「吃此一物，勝過百樣補品」；「一招馬上治好高血壓！」之類，話不過只說一半，你得要開啟他們自設的「一則回應」才能看「答案」，可是當你開啟「回應」，只見飛出無數廣告，廣告過後，不了了之，根本就沒有什麼「答案」。

這類偽資訊，出自廣告商設計就愚不可及了，看受騙後情緒不滿者的留言，便知那麼多人連帶對廣告都同樣反感，這是必然的事，試想想誰會對「光棍地盤」裏宣傳的產品有信心？話也不用多說，產商不妨拭目以待，看看他們這個自以為聰明的設計最終收到什麼效果好了。



唉，怎麼我呆在路邊無人見！ 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王欣

近一年，去了不少內地城市旅遊和考察，北京和上海是最常去的，大灣區的幾個主要城市更經常當日往返，還有蘇杭及周邊的幾個主要古鎮，往西北方向則去了西安等地，當然也有故鄉安徽的一些小城。

在一個城市住久了，外出的心情總是新鮮、明快的，出發前一早就計劃着要去探索目的地城市的著名旅遊景點，更誓言要嘗遍當地的的美食，到了地方，頭一兩天心情亢奮，呼朋喚友、興趣盎然地在這新的「自由之地」釋放能量。然而，每每在外地待的時間超過四五天，就開始想念香港。

想念香港，首先是來自腸胃的呼喚。很多內地朋友向我讚美香港是美食之都時，我總是驚訝地反駁他們：香港哪有內地的的美食！中國八大菜系，個個都有獨門秘訣，把持着食客們的口腹之福。

但事實是，經歷過十幾年與香港的調和，我竟沒意識到，自己的腸胃已經默默習慣了這裏的「港式」口味，無論是街邊魚蛋、燒賣、雞蛋仔，還是茶餐廳的公仔麵、西多士配奶茶，又或者是西餐廳的一塊7分熟鮮嫩牛扒、海鮮酒家出品的蔥薑爆炒波士頓龍蝦……這些都已深深刻進了我的飲食基因。川菜、湘菜、浙菜、閩菜等八大菜系進入香港，也被本地化，變成具有香港風情的「港系」，所以吃慣了香港口味的人，走

到哪，還是會想念那一口「港味」。

還有香港的多國菜，也就是西餐，內地遊客來港一定要去嘗試，香港西餐廳的主廚多為西人，所以菜式做法都十分地道，而普通的西餐廳價格也算親民：很多地方午餐，200港元左右也能吃到一個包含沙律、扒類（有雞肉、豬肉或魚肉）、甜點和咖啡的全餐，當然，選擇牛扒通常要加錢。對比備受遊客追捧的香港燒鵝，半隻可能也要200港元甚至以上的價格，香港的「平民」西餐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對比北京的宏偉、上海的精緻、西安的包容、蘇州的秀麗，香港讓我捨棄不下的，還是她的秩序感。750萬人生活在寸土寸金的高效運轉的城市中，秩序是讓這座城市充滿活力的有力保障，這種秩序不僅僅是城市的運法則，更是香港人心中的一種生活理念。香港人習慣排隊、習慣按章辦事，或許有遊客會覺得香港人行事「死板」、「冷酷」、不靈活，但有時，往往就是這種「死板」和「冷酷」才能造就相對公平的社會氣氛。

但香港這座城市也是熱情和溫暖的，只是這種熱情和溫暖沒有時刻地掛在嘴邊，而是隱藏在許多小的細節裏。最近在街頭，還是能碰到問路的內地遊客，而他們所求問的「香港好人」，也大都耐心地解釋甚至親自指引方向，看到這些，我會心一笑。



琴台客棧

伍采采

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唯一唱得不跑調的歌就是王菲的《容易受傷的女人》，但凡與朋友一起唱歌，我只能反覆地唱《容易受傷的女人》。

這段時間我還真成了一個「容易受傷的女人」，因整理新屋需要搬動各種物品，胳膊和腿上有擦傷或被撞出瘀青是家常便飯。客廳的書架裝好後，我又迫不及待地連夜把所有的書拆箱擺上書架，擺到凌晨，手腕已是酸軟無力，好不容易放到高處的書沒放穩，掉下來砸在我酸澀的眼皮上，第二天照鏡子，眼皮上一道長長的傷痕，彷彿畫歪了的眼線。與朋友聊起來，朋友打趣道：眼中自有書的人，被書本在眼皮上砸出書痕，亦是浪漫的、充滿書香氣的。

被書砸過之後我仍未收斂，還是很急切地想快速把新屋整理出來，然而成日超負荷地勞動，終是導致短時間內就體力透支

嚴重了。而嚴重透支體力造成的後果也很嚴重。

那天我把自己的主臥整理好了以後，就按順序收拾次臥。前業主留下的床還很新，與主臥的床一樣，次臥也是連床墊上的保護膜都沒拆，有了之前的經驗，我熟練地掀起床墊，撕去保護膜。床底是多數人家的衛生死角，我剛住進的新屋也不例外，將床墊下的龍骨架掀起來，準備去擦床底鋪滿的厚厚的灰塵時，我隨手擺放在一旁的龍骨架忽然向外倒去，雖然被我一把握了回來，但龍骨架下端的薄鐵片卻猝不及防地滑到我赤着的腳前，我的大腳趾上的趾甲便被鐵片硬生生地掀翻，只留下根部連在腳趾上，趾甲蓋以一種怪異的姿勢直直地立了起來，直到鮮血湧出淌到地板上，我才驚覺自己受傷了。

所幸熟悉已久的朋友阿晉和肖峰夫婦住得離我不遠，求救電話打過去不一會

兒，他們就開着車過來把我送到了附近的醫院。

醫生只掃了我的腳趾甲一眼，便告訴我趾甲保不住了，必須拔掉。害怕疼痛又害怕打針的我，在醫生給我注射了麻藥、開始拔趾甲的時候，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刻在骨子裏的恐懼，即便醫生又耐心又溫柔地像對小朋友一樣地哄着我，我依舊崩潰地在治療室中鬼哭狼嚎一般慘叫連連，令到等候在外的阿晉和肖峰在看到完好地從治療室走出來之後也忍俊不禁。

回了家，走到陽台，龜丞相與龜將軍見我的大腳趾被紗布裹得白白胖胖，竟以為是新的吃食，立刻朝我的腳趾爬過來……被兩隻饑渴的烏龜嚇到逃回了屋裏，也因此想到，或許我那裏丞相和龜將軍學習，放慢腳步，不要急躁。新屋最後總會一一收拾好的，而書痕再浪漫，亦應留在除卻眼皮外它該留的地方。